



虞和钦像

1 琴心剑胆留佳话

虞和钦（1879年—1944年），名铭新，字和钦，又字自励。宁波镇海（今北仑区）人，14岁随父就读于灵山书院，20岁在家乡设塾课蒙。甲午战争后，他明白仅靠旧学不足以抵御外敌侵略，于是以革新学术自任，与钟观光等人在柴桥家中设立四明实业社，试制成黄磷，后又集资在上海浦东烂泥渡创办灵光造磷厂。他学日语、英语，创办理科传习所并亲自授课，其间还参加了由蔡元培、章太炎等发起的中国教育会，兼任爱国学社与爱国女校教员。后人读东京清华学校及东京帝国大学理科（化学科）。

1908年，毕业回国的虞和钦被授予格致科进士、翰林院检讨，调任学部图书局理科总编纂。1910年，举硕学通儒，充资政院候补议员。1912年，受教育部聘，历任讲师、主事、视学、编审员。虞和钦曾任山西教育厅厅长6年，后又为热河教育厅厅长。其时政局动荡，他却说“多办一日事，即为民多造一日福”。虽处军阀混战年代，在关键时刻，虞和钦作为士人所展现出的琴心剑胆，在古琴史上留下了美谈。

1926年初，虞和钦前往热河担任教育厅厅长。不料才一个月，有两支军阀部队分别自南北兴兵前来攻。当时新任热河都统宋哲元因兵力不足，决定退兵。但大队人马转移怕走漏风声，于是心生一计，雇工数十人，将避暑山庄粉刷一新。

是日，为掩护大军撤退，虞和钦在山庄内大摆筵席，邀请承德士绅聚集一堂。就在觥筹交错之际，他欣然取琴端坐，从容而弹。大家素闻这位教育厅厅长琴艺出众，今日得以目睹风雅甚感难得。曲中无论重拨轻挑、吟猱拨刺，其刚柔相济之妙韵，使座中知音皆入迷。后来宾客也助兴高唱起北曲。就在这一幕好戏背后，大军悄然撤出，等到筵席散

尽，部队已北上。

这则近代史上的古琴逸话，可与诸葛亮在城楼焚香操琴吓退司马懿大军相媲美，只不过“空城计”出自文学作品《三国演义》，而虞和钦抚琴掩护撤军却是真实事件，可见他义勇豪侠的一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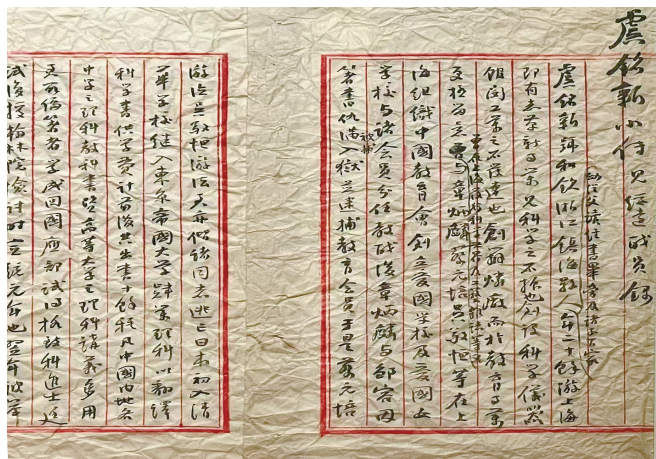
他虽具文韬武略，但在动荡的时局中仍不免徘徊。他说：“孔子论治国，先富而后教，而富国莫如实业。”于是，1930年虞和钦南归上海，创办开成造酸公司。但创业谈何容易，在种种挫折后，他推荐同乡方液仙代理。自己辞职后退隐于上海寓所，以庭作园，种花植木，并题其室云：小楼一角，烧饼一盂，老境别开新活计；佳句盈囊，奇书盈篋，归巢重认旧因緣。

那时，他已年过半百，自号“五隐先生”，即隐于书画诗琴舞五艺。虞和钦曾在著述之余，开办国际舞学社，在寓所教授书诗琴艺。

虽说退隐，但风声雨声，声声入耳。“八一三事变”爆发后，虞和钦虽在上海深居简出，但他每天根据上海战事情形作诗，有诗稿集《沪战杂诗附战后诗》留存，堪称诗史。其中一首写道：“卫国未曾学执戈，书生病老计无何；寒窗忍搁江郎笔，渴待他年作凯歌！”表达了书生报国无门之遗憾。

1940年7月17日，当获悉家乡镇海被日军攻陷，他作诗《闻镇海陷口占》：“惊闻蛟水失韬铃，正值南天暑郁炎。双泪涔涔和汗下，顿令身世人酸咸。”

虞和钦的诗文，既有中国士大夫的儒雅，又彰显了近代知识分子对家国命运的关怀。时人因他擅长诗，称其为“宁波的杜工部”。著有《和钦全集》18种，其《诗文集》《性理说》《文辞我见》《琴镜疑释》《诗板臆论》《徐虞于唱集》《诗稿待刊》等已刊行，尚存未刊遗稿盈篋。



中国港口博物馆陈列的虞和钦手稿

2 亦师亦友见情谊

杨宗稷，字时百，自号“九嶷山人”，湖南永州宁远人。他师从黄勉之学习古琴三年后，自成一家，系中国古琴“九嶷派”创始人，著有“琴学丛书”43卷，集琴论与乐谱于一体，对指导后人学琴及发展古琴音乐影响深远。古琴艺术大家查阜西曾评价：“三十年来，时百琴艺曾独步燕都，又复集成巨著，琴弟子满天下，琴坛已许为一代宗师。”可见杨宗稷在琴学上的成就与地位。

人生得遇良师，三生有幸。虞和钦中年开始学琴，先跟蜀派琴家顾卓群学了两年，自参加北京“岳云别业琴集”后，得杨宗稷教益更多。《秋鸿》是继《广陵散》后篇幅最长的琴曲之一，全曲36段，虞和钦用三个月时间跟杨师学完后，每晚便按谱自练。一年后，他弹奏《秋鸿》卓乎高古，在琴界颇得声名。虞和钦弹琴时间不长，却能达“至神至妙”境界，这与他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及人生涵养有关。

在杨宗稷的众多弟子中，最为人们熟知的要算管平湖了，他那首被送上太空寻觅人类知音的琴曲《流水》，就是师从杨宗稷的。若论杨宗稷的至交，则非虞和钦莫属。1921年，虞和钦到北京拜访杨宗稷时，获赠其半数藏琴。而他对老师之事也尽心尽力，杨宗稷笔耕至人生最后一年，却为“琴学丛书”尚有数种未付梓而忧虑，虞和钦便与琴友、《申报》总经理史量才商量，共同筹资帮助“琴学丛书”43卷全部出版，替杨氏完成了最后的心愿。

作为弟子，虞和钦还在老师身陷困境时给予援助。1922年，杨宗稷因在琴界的声望，受聘到北京大学教授古琴。而当时西学

东渐，国学式微，他受到西乐专家的质疑与讥讽。在山西任教育厅厅长的虞和钦，建议老师赴晋授琴，于是杨宗稷受聘到了太原。他在育才馆教古琴，虞和钦在教育厅署内设雅乐会，也聘请老师传授古琴。这期间，杨宗稷相继为学员们刊刻《琴镜补》《琴瑟合谱》，虞和钦还为《琴镜补》作序。

那时，杨宗稷常去虞和钦的“蒟蒻精舍”，彼此还喜欢听琴。虞和钦不仅从老师处学弹琴，还学到制琴窍妙。在太原任上，他曾雇琴工两名，把搜集来的元明时期的屋梁进行剖制，亲自督工制琴数十张，并在挖斫内腔上颇多创新。杨、虞两君常把收藏的佳品和新斫之琴分享给学子们试弹。

琴事多情趣，尤其对文人雅士来说，在题写琴铭时常会有感而发。看杨宗稷的《藏琴录》，有一张命名叫“天颺”的琴，为孔子式，因其声音极妙，杨宗稷视如珍宝。他觉得这样的仙品，非人力能求，是上苍恩赐，于是请当时的文化名流常赞春书写铭文，虞和钦题写款识。

1931年，杨宗稷弥留之际，感叹道：“我本为琴而来，今书已刻成，琴有所归，可以去矣。”后来，其子杨葆元根据父亲的生前嘱咐，除留“天颺”外，其余所藏二十余张琴都归虞和钦。

我想，杨宗稷将“天颺”留给儿子，不仅因为这张琴音质好，还因为上面有好友题刻，作为私家藏品无疑具有纪念意义。关于这批琴，另有相互转售之说，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琴有好的归宿。

对于杨宗稷来说，琴有何音，人生得知己，夫复何求？



浙江省博物馆镇馆之宝唐琴「彩凤鸣岐」

丹 虹

“泠泠七弦上，静听松风寒。”近年因习琴，在阅读时涉猎了古琴文化方面的书籍，得知虞和钦在抗战时期写过大量忧国忧民的叙事诗，擅长弹奏大曲《秋鸿》，他牵线唐琴“彩凤鸣岐”到北仑塔峙圆的因缘故事更是引人入胜。

以前在《镇海县志》上看过虞和钦的传略，着重关注的是那些人生之“最”：他译著的《化学周期律》为国内最早介绍化学元素周期的文章，他也是制订我国有机化合物系统名称的第一人。除了与钟观光等共创上海科学仪器馆，他还创办了我国最早的综合性自

然科学刊物——《科学世界》，并任主笔，译著理化类文章。他撰写的《中国地质之构造》一文，为20世纪初研究中国地质构造重要论著。其实，虞和钦多才多艺，在诗文、琴艺上也颇有造诣。

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当在琴书上看到虞和钦其人其事时，我相继寻访了北仑塔峙圆徐桴故居、中国港口博物馆、浙江省博物馆，面对《虞和钦小传》手稿，以及千余余音绕梁的古琴，昔日“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”的先生形象，便在眼前生动起来……



北仑塔峙圆徐桴旧居

虞和钦：唐琴「彩凤鸣岐」的摆渡人

3 『彩凤鸣岐』成传奇



琴名“彩凤鸣岐”被认为是唐代徐浩的书法

去年深秋的一天，我们来到北仑“塔峙圆”，想看看这个老早就听说过的藏琴之地。那是位于东吞的徐桴旧居，如今兼作票证博物馆。石拱大门，高砌的围墙，花园亭子，一幢两层小楼，系典型的中西结合建筑。竹林掩映下的一方石刻，上有简介：徐桴，字圣禅，自号北峙塔主人。同盟会会员……后主要从事金融等事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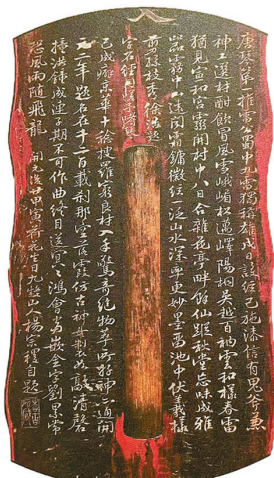
以他的财力，是有可能收购杨宗稷21件重器的。据说后来虞和钦经营书店亏损，这批古琴就转介绍给徐桴。徐桴著有《镇海塔峙圆藏琴录》，有文写道：“言念家山圃中书籍、所藏21张古琴，劫后视之，依然无恙。是琴也，为杨君时百旧物，虞君和钦，予琴友也，介以售于余，间有唐宋元明精品，爰购藏之于塔峙圃中。”

一心想退隐老家以琴书消忧的徐桴，最后去了台湾。1953年，当地农民将所剩14张古琴送到镇海文管会。徐桴后人经由镇海文管会，把收藏的这批古琴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，唐琴“彩凤鸣岐”就是其中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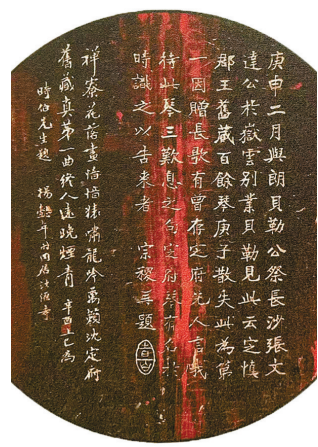
曾在央视《国家宝藏》节目中看到过“彩凤鸣岐”，印象虽深总不如亲眼所见。今夏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细观这张作为镇馆之宝的唐琴时，那被惊艳的感觉，就如杨宗稷题刻中所云，“开元二年题名在，千二百载判那空”。

上方琴名“彩凤鸣岐”为原刻，杨宗稷认为是唐代徐浩的书法。琴名寓意吉祥，《国语·周语上》记载：“周之兴也，鸛鷥鸣于岐山。鸛鷥，凤之别名。岐山，在今陕西省岐山县北，相传周古公亶父迁此而兴。”

“落霞式。朱漆，极细碎冰裂纹。一二弦如洪钟，六七弦如金磬，四弦五徽以上如羯鼓。”翻阅杨宗稷“琴学丛书”之《藏琴录》，在所记录的53张琴中，写“彩凤鸣岐”的篇幅最长。此琴，他以重价得之，可谓凤毛麟角，声音绝佳，于是作长歌刻于古琴龙池两旁。



杨宗稷作长歌刻于古琴龙池两旁



龙池下方记录了古琴与旧琴主相遇的故事

长歌开头即如雷贯耳：“唐琴第一推雷公，蜀中九雷独称雄。”他鉴赏此琴出自唐代斫琴名家雷威之手。四川雷氏世代造琴，共出了9位斫琴大家，分别是雷绍、雷震、雷霄、雷威、雷文、雷俨、雷珏、雷会、雷迅，被誉为“蜀中九雷”。北宋陈旸《乐书》记载，“唐明皇返蜀，诏雷俨待诏襄阳。”可见皇家对雷氏的重视。其中，雷威最负盛名，斫琴有鬼斧神工之技，选材特别讲究。据传，“雷威作琴，不必皆桐。大风雪中，独往峨眉酣饮，着蓑笠入深松中，听其松连延悠扬者伐之，斫以为琴，妙过于桐。”

历经千年，唐雷氏琴已不易得，唐雷威琴更不易得。杨宗稷思忖，此琴应是皇家曾经的婚礼嫁妆，颁赏给皇亲国戚，后又落入民间。果然，龙池下方的小楷记录了“彩凤鸣岐”与旧琴主相遇的故事。后来朗贝勒也赠长歌并序，因字数太多，未能入琴，铭文只引用其长歌中“曾存定府先人言，我持此琴三叹息”之句。

而在《藏琴录》中，关于“彩凤鸣岐”的记载颇为详细。朗贝勒，即爱新觉罗·毓朗，定慎郡王溥煦次子。杨宗稷很早就与他有宴游往来之雅，尤其是每逢已故吏部尚书张百熙祭日，其生前旧交皆前往“岳云别业”纪念，史称“岳云别业琴集”，为当时三大琴集之一。

1920年2月，朗贝勒去祭张百熙时，忽听到琴曲《平沙落雁》，一看弹琴者是老朋友杨宗稷。朗贝勒与其叙旧时，讲起府中名琴流散，特别是“彩凤鸣岐”，说琴身刻有“大唐开元二年雷威制”，庚子之乱时，此琴并抄本《邻鹤斋琴谱》皆为人掠去。杨宗稷闻言一时惊住，说自己从一女子手中购得一琴，即雷威制。朗贝勒一眼便认出是府上失物，不禁感慨万分。受杨宗稷嘱书其事，于是亦成七古一章以纪实。

历史变迁，文物传承。“彩凤鸣岐”躲过战乱，千年流转，那清韵中带着金石般的琴音依然悠扬。我细看年代久远的断纹，细看落款下钤着的“时百所藏”白文篆书长方印，心想，如果杨宗稷此生是为琴而来，那么虞和钦就是让其珍宝“彩凤鸣岐”得以流芳百世的摆渡人。